

国家控制布点背景下会计人才培养的模式重构与实现路径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艺严

摘要：随着会计学专业被正式纳入国家控制布点体系，会计人才培养步入以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为核心的战略转型阶段。基于制度理论与能力素质模型的双重视角，结合对就业市场的实证分析，阐释国家控制布点政策所承载的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等三重制度压力及其对会计教育生态的结构性形塑作用，揭示当前会计就业市场基础核算岗位过剩与智能复合型人才紧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包含价值引领、数字素养、管理决策与跨界融合等四维能力框架。培养模式从“核算逻辑”向“算法逻辑”“共识机制”转变，为国家控制布点政策与新文科建设双重背景下的会计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框架。

关键词：国家控制布点；会计人才培养；模式重构；制度压力；能力框架；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F230.4

一、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重驱动下，会计职能正从传统核算监督向价值管理、风险控制与战略支持扩展。同时，会计就业市场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分化。从供给端看，会计专业毕业生基数庞大，年毕业生规模超过 50 万人；从需求端看，基层核算岗位高度饱和，而具备数据挖掘、智能工具应用、业财融合及战略决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却供不应求。相关数据显示，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技术已替代 43% 的传统核算岗位，未来 3~5 年纯记账型会计的岗位需求将持续缩小，而财务业务合作伙伴(BP)、数据分析、税务筹划等新兴岗位薪资水平显著高于传统岗位^[1]。为适应这一变革，教育部将会计学列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标志着会计教育进入以制度引导质量提升、以标准驱动体系重构的新阶段。

围绕会计人才培养改革，学界已展开多维度探索。在政策驱动层面，相关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会计教育的深刻影响。许能锐等^[2]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行动对会计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要求，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格局；尹兰香等^[3]以台州学院为例，在“AI 赋能+新质

生产力”双轮驱动背景下探索地方高校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李贺等^[4]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提出“四元赋能”产教融合的智能会计人才培育路径。在能力框架层面，普遍认同数字素养、管理决策、伦理价值与跨界融合构成新型会计人才的核心维度。解丹阳等^[5]系统分析了数智化背景下会计人才从“核算型”向“智能会计”转变的能力要求，提出了五大综合能力；葛军等^[6]构建了“对称式三棱锥”能力框架模型，强调知识结构化而非简单叠加；王性玉等^[7]从“三维赋能”视角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与能力增进的有机统一。在培养模式创新层面，研究者聚焦多元路径的探索与实践。黄娟等^[8]在“大思政”格局下构建了课程、教学、师资、实践与评价“五位一体”协同体系。

相关研究虽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两点共性局限：一是多数研究将数智化转型作为改革动因，却鲜有将国家控制布点的强制性制度设计作为核心分析变量，对其承载的强制性、规范性与模仿性等 3 重制度压力，如何结构性形塑会计教育生态缺乏系统阐释；二是现有能力框架多遵循“模块叠加”的思维惯性，侧重于在传统知识体系上增加数字化内容，未能揭示能力重构背后会计职业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强制性制度

作者简介：张艺严(2008—)，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会计、数据资产。

变迁语境下,如何实现会计人才培养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范式跃迁尚待深入研究。因此,从制度与能力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回应国家控制布点政策如何通过制度压力影响高校会计教育、新时代会计人才应具备何种核心能力、如何构建培养模式并规划实施路径等问题。更深层的追问在于:重构究竟是在原有知识体系上缝补数字化补丁,还是应从根本上面临一场关于“会计职业本体论”的思维革命?国家控制布点,不仅是质量管控的硬约束,更应成为推动会计教育从传统的“核算逻辑”向“算法逻辑”与“共识机制”跃迁的催化剂。本研究综合运用制度理论与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解析政策文本、归纳职业能力需求、分析招聘市场趋势、反思现有培养困境,构建包含“价值引领、数字素养、管理决策与跨界融合”的四维能力框架,提出“四位一体”融合培养模式,并设计具有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二、制度压力与能力重构:双重视角下的理论框架

(一)国家控制布点政策的制度逻辑及其压力传导机制

国家控制布点政策作为兼具强制性与导向性的国家高等教育治理措施,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转向。从制度理论视角审视,其运行逻辑及对高校产生的压力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强制性、规范性与模仿性相互关联的层面。

第一,强制性压力构成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教育主管部门通过专业设置准入审批,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审核评估、专业认证、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等刚性措施,规范高校办学行为,推动会计教育向国家战略导向的方向收敛。第二,规范性压力塑造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同与专业标准。会计职业共同体、行业协会、用人单位及社会公众对会计人才的共同认知和期望,通过职业胜任能力框架、职业道德守则、招聘市场需求反馈等途径,引导高校自觉调整培养目标与课程内容,以获取“专业性”与“社会合法性”。第三,模仿性压力促成了改革实践的扩散与组织形式的趋同。在政策环境变动剧烈、改革路径不甚清晰的背景下,资源有限的院校往往模仿被视为“标杆”的同侪组织。教育主管部门树立的示范校、

专业排名竞争、专业共同体内部交流等,加速了先进经验的扩散,导致不同高校的培养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同构”现象。

综上所述,国家控制布点政策通过三重压力构建了立体化的制度压力传导网络:强制性压力确立底线与方向,规范性压力提供内在牵引力,模仿性压力降低试错成本、加速经验扩散。三者相互交织,迫使高校打破路径依赖,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谋划内涵式发展,最终实现培养模式的系统性重构。三重制度压力并非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通过具体的传导机制,深刻影响着会计人才核心能力框架的建构逻辑。强制性压力通过专业设置准入标准、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刚性约束,将数字素养层中的工具应用能力从“可选”推向“必选”;规范性压力则借助职业共同体的专业话语和行业人才需求反馈,强化了管理决策与跨界融合能力的社会合法性;模仿性压力在价值引领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伦理教育“悬浮化”的共性难题,资源有限的高校往往借鉴标杆院校的课程改革经验。可见,三重制度压力分别从“底线设定”“方向牵引”和“经验扩散”三个层面,共同塑造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的基本格局。

(二)会计人才核心能力框架的构建及其内在逻辑

为回应制度导向与职业发展新需求,结合对招聘市场人才需求的实证分析,构建如下四维能力框架(图1),其结构关系表现为以价值为引领、以数字与管理为能力双翼、以跨界融合为基础支撑的有机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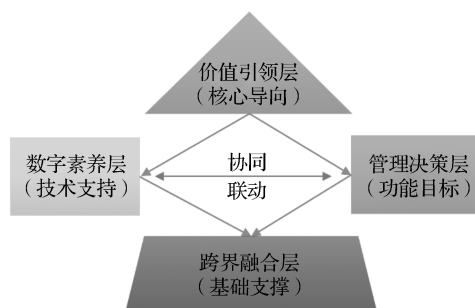


图1 新型会计人才能力素质模型

价值引领层(核心导向):涵盖职业道德操守、法治观念、社会责任意识及家国情怀。该层构成会计人才发展的价值基石,决定其职业行为的伦理方向与社会认同。招聘市场虽不常明文列出,但“诚信”“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是所

有岗位隐性的核心要求，在审计、税务等关键领域更是从业基石。

数字素养层(技术支撑)：涵盖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如结构化查询语言、Python 编程语言)、智能财务工具应用能力(如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商业智能)、会计信息系统管控能力以及基于大数据的经济业务洞察能力等，是会计人才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的技术保障。市场分析表明，此类技能已从“加分项”变为众多岗位的“必备项”，直接关联薪酬水平与发展空间。

管理决策层(功能目标)：涵盖成本管控、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评价、投融资分析、风险管理及战略支持等能力，推动会计人员职能从传统的“信息记录者”向现代“价值创造者”与“决策支持者”转型。市场对财务分析支持决策能力的需求旺盛，新兴的财务业务合作伙伴(FBP)岗位正是这一需求的集中体现。

跨界融合层(知识基础)：强调业财融合能力、跨部门协作能力，以及对金融、税务、法律等相关学科知识的整合运用能力，是会计人才在复杂组织环境中发挥作用的综合素养基础。招聘信息频繁出现“理解业务”、“对接业务部门”和“协同沟通”等要求，印证此项能力的基础性地位。

新型会计人才能力框架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对市场需求画像的提炼。招聘数据显示：①数字素养与管理决策能力是决定薪酬层级的“硬核双翼”；②跨界融合能力是担任关键岗位的“基础门槛”；③价值引领是隐性的“核心基石”。该框架强调各层次能力相互渗透、动态关联，构成能力生态系统。该框架所有指向并非孤立的能力模块，而是新型会计人才能力的整合催生会计人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从基于规则的“核算逻辑”转向基于数据与场景的“算法逻辑”(定义问题、构建模型的能力)，以及基于分布式商业的“共识机制”理解力(在多主体、去中心化环境中构建信任的能力)，标志着会计人才培养正从“技能补丁”走向“能力重构”。

三、现实困境：传统培养模式与新时代能力需求的系统性偏差

随着数字经济深化及国家控制布点政策实施，会计职业能力需求已发生结构性变迁。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渗透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共同重

塑着对会计人才的期待，会计人才不再是经济业务的“记录者”，而被期望成为价值创造的“参与者”、数据资产的“解析者”与战略决策的“支持者”。然而，当前多数高校的培养模式仍根植于工业时代的核算范式，与新时代复合型职能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具体表现为以下相互关联的核心困境。

(一)价值引领的“悬浮化”：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足

传统培养模式中的价值塑造存在显著的“悬浮化”倾向，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割裂，未能真正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①教育内容呈现“模块隔离”特征，多数院校将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设置为相互独立的教学模块，职业道德教育仅通过单设课程或专题讲座开展，未能与《财务会计》《审计学》等核心课程实现有机融合。教师在讲解收入确认时多侧重技术准则，忽视其背后的伦理考量——准则所承载的诚信诉求与公共利益，在技术化教学中被悄然遮蔽。②教学方法存在“认知脱节”问题，价值引领依赖“灌输式”理论教学，缺少让学生在仿真伦理困境中体验抉择的训练。当学生从未亲历“选择之难”，便难以形成应对真实职场伦理挑战的“实践智慧”，在不确定情境中作出负责任判断的能力。③评价体系呈现“知识化”倾向，价值素养仅以理论笔试成绩衡量，以“知道什么”替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缺乏对伦理敏感性、责任担当的过程性评价，使伦理教育沦为“考过即忘”的知识点缀。因此，各因素导致价值引领悬浮于专业教学之上，会计人才培养在源头上缺失职业发展的“定盘星”。

(二)能力结构“滞后化”：课程知识体系与数字商业实践脱节

多数高校会计专业核心课程更新速度严重滞后于数字商业实践，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显著代际落差。①课程内容存在“业务场景盲区”。传统《财务会计》《高级财务管理》等课程仍以制造业经典交易为核心内容，对平台经济收入确认、数据资产计量、加密资产会计处理、ESG 信息披露等新兴业务涉及甚少。学生形成的知识储备只能应对结构化的传统业务，而面对非结构化新型交易时，往往陷入理论失语的困境。②技术教学存在“融合断层”。Python、大数据分析等工具类课程多独立开设，与《财务分析》

《审计学》等专业课程之间缺乏深度融合。学生学习的编程技能未能转化为解决财务问题的思维工具,专业课仍依赖手工查数、Excel制表等方式,难以形成“用算法解构业务、用数据支持决策”的底层思维。③课程更新机制缺乏敏捷响应。教材编写滞后于实践3~5年,学生所学的“最新案例”至毕业时已成“历史故事”,毕业生不得不进行“知识卸载”与“技能重装”。因此,这种结构性滞后使教育失去引领实践的能力,动摇了会计教育的专业合法性。

(三)实践教学“孤岛化”: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与实践环境失真

即使课程设置跟上时代步伐,若教学过程脱离真实商业场景,学生依然无法将知识转化为综合能力。实践教学的孤岛化,本质上是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结构性隔阂。①实训平台“模拟有余而真实不足”。多数院校使用的标准化模拟系统数据完整、流程顺畅,与企业实际使用的复杂集成ERP、财务共享平台存在显著差距。学生在“无菌实验室”形成的机械操作习惯,难以应对真实职场中数据缺失、流程冲突、部门协同等复杂情境,导致技能无法有效迁移。②产教合作停留于“挂牌签约”的浅层模式。企业未能深度参与课程开发、案例共建与实习指导,实训项目缺少真实脱敏数据的支撑,实习往往沦为“走过场”的观摩体验。③师资实践能力断层。教师大多缺乏企业一线实战经验,对最新业务痛点与技术应用场景的感知主要来源于文献而非实践,教学中难以呈现真实的业务全貌,无法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财务数据背后的业务逻辑与商业智慧。

(四)评价机制“单一化”:考核方式难以有效牵引综合素养发展

评价机制是人才培养的“指挥棒”,但传统评价体系过度依赖标准化笔试,难以有效衡估高阶思维与实践能力,构成培养模式转型的关键梗阻。①评价方式固守“纸笔测验”。核心课程考核以闭卷考试为主导,侧重准则、法规等陈述性知识的记忆与复现,偏好有标准答案的确定性问题。然而,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如数据建模中的变量选择、商业案例中的权变判断、伦理困境中的价值权衡等关键能力无法通过标准化试题加以评估),一旦学生意识到“背诵即可得高分”,便会放弃对批判性思维的系统训练。②评

价主体局限于“教师单向”。考核权力集中于任课教师,缺乏行业导师与用人单位的多维视角,使学生的实践表现、项目成果与职业素养难以纳入正式评价,由此形成“校内学习”与“校外发展”的二元割裂。③评价功能偏重“总结甄别”而轻“发展促进”。现有体系服务于期末排名,缺乏贯穿学习过程的形成性反馈,学生无法清晰识别自身能力短板,评价因而失去引导成长的根本功能。

(五)培养目标“内卷化”:人机关系认知错位与职业定位迷失

各种困境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危机:当前改革正陷入“与机器竞争”的内卷化陷阱,其根源在于对“人机关系”的根本性认知错位。无论是强化编程技能还是追逐工具应用,其潜在逻辑仍是试图让学生比机器做得“更快、更准”。然而,当RPA能够以7×24小时不间断处理规则化核算,AI能在毫秒级完成数据比对时,这种竞争注定不可持续。培养目标定位的偏差导致学生陷入双重困境:既未掌握超越机器的深度分析能力、战略思维与价值判断,又因过度追求“工具化”训练而丧失了传统会计独有的职业审慎、伦理直觉与商业洞察。对“人机对立”的认知错位,使数字化教改培养终将沦为被技术替代的“高级操作员”,而非能够驾驭智能工具的“在环路中的人类”,即在算法失效边界处作出专业判断、在价值冲突情境中作出伦理抉择的核心主体。内卷化的根源在于对“会计职业本体论”的迷失,若会计本质仅是规则化信息处理,被机器替代是宿命;若会计本质是对商业真实的理解与社会信任的构建,则人依然不可替代。当前培养目标对此缺乏清晰的回应,导致改革在错误方向上加速奔跑。

综上所述,五大困境彼此交织、相互强化,价值引领悬浮削弱发展定力,能力结构滞后导致技能供给失灵,实践教学孤岛造成知行转化断裂,评价机制单一固化陈旧惯性,培养目标内卷引发定位迷失。唯有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回应国家控制布点政策的质量提升要求,培养出符合数字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会计人才。

四、“四位一体”融合式培养模式的构建与系统化实施路径

为系统性回应五大困境,构建以“价值—数

字—决策—生态”四维协同为核心的“四位一体”融合式会计人才培养新模式。四条核心路径分别为：路径一直指价值引领“悬浮化”，路径二聚焦能力结构“滞后化”，路径三破解实践教学“孤岛化”，路径四综合回应评价机制“单一化”与培养目标“内卷化”。四条路径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系统化解构困境的有机整体。

（一）价值引领：从“悬浮”到“内嵌”的伦理教育重构

破解价值教育脱离实际的关键是将价值引领真正融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使伦理教育从悬置于外的点缀转化为内化于心的精神根基。在教学设计层面，推行课程精准化改革。组织专业教师共同研发会计专业课程教学指南，将价值元素精准嵌入专业知识节点，实现有机融合而非机械附会。在《中级财务会计》课程讲解收入确认时，可引入瑞幸咖啡、康美药业等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会计信息质量对于构筑资本市场诚信基石的重要意义；《审计学》课程可借助安然与安达信等经典案例，让学生亲身体会审计独立性、职业怀疑精神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管理会计》课程将成本控制、预算编制等内容与国家产业链安全和“双碳”战略目标相衔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大局意识。在教学载体层面，创新价值体验教学模式。开发会计伦理决策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模拟真实商业情境中的伦理困境，并通过角色扮演、分组对抗、决策推演与即时后果反馈，引导学生经历“情境沉浸—决策体验—后果反思—理论升华”的完整学习闭环。这种体验式学习并非直接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而是使其在高度仿真的情境中亲历“选择之难”，并通过持续反思，逐渐形成应对复杂伦理情境的职业判断力，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在评价机制层面，探索价值素养的过程性评价。在专业课考核中增设伦理反思报告、社会责任案例分析等专项任务，并赋予明确权重，促使学生自觉审视自身的价值立场；在毕业论文环节，鼓励学生选择会计职业道德、ESG信息披露等议题；同时探索引入行业导师评价、实践项目伦理履约评价、同伴互评等多维评价主体。通过改革，使价值引领的评价实现从知识测试到行为表现、从终结评价到过程反馈、从单一主体到多元视角的转变，从而为财会人员筑牢伦理道德基石和价值定力根基。

（二）数字能力：从“工具叠加”到“思维重构”的课程体系变革

应对会计人才能力结构与数字时代需求之间的脱节，必须系统性重构课程体系，打造契合会计数字化转型趋势的智能化课程集群。①构建层层递进的智能会计课程体系。在基础工具层面，面向低年级开设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与财务数据管理等课程，帮助学生掌握数据采集、清洗、转换与加载的核心技能，夯实数据处理基础。在融合应用层面，面向中年级学生开设 RPA 财务机器人开发与应用、商业智能与财务可视化、大数据财务分析等课程，系统讲授智能技术在会计核算自动化、智能费用报销、财务风险预警等典型财务场景中的应用方法，实现技术工具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在战略整合层面，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智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设计、数据分析与审计风险预警、算法交易与财务决策等项目制课程，着力培养学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财务风险管控与战略决策支持的顶层设计能力，使其能够从企业全局视角推动数字化转型。②系统推行数据驱动与项目制教学方法的改革。摒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联合企业共建真实数据案例库，设计覆盖数据采集、信息提炼到决策支持全过程的整合实践项目。例如在财务分析课程中，要求学生运用 Python 完成从上市公司财报数据抓取、清洗处理到可视化分析呈现，最终向管理层进行投资建议路演的完整任务链条。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项目制教学，不仅提升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其用数据思考、用算法解决问题的底层思维逻辑，这正是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人才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③打造虚实结合的智能化实训平台。建设配备企业级 RPA、BI、财务共享模拟系统及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智能财务仿真实验中心，引入企业真实脱敏的业务数据，让学生在逼近真实的技术环境中完成从知识积累到能力建构的关键跃升。

（三）实践能力：从“流程复现”到“情境推演”的教学模式创新

解决实践教学孤岛化问题，需要推动产教融合从点状合作升级为全程浸润的协同育人模式，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培养体系，从而实现学生能力从流程复现到情景模拟与思维锤炼的提升。①在基础层面，实施真实项目贯穿式

教学改革。与会计师事务所、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等机构共建校内实践基地,将企业真实脱敏业务转化为系列教学项目,贯穿多个学期并与理论课程同步推进,实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同时,增设财务压力测试专项训练模块,联合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部门构建极端市场情景数据库,要求学生根据真实的财报,模拟供应链中断、利率大幅波动等突发事件,测算资金链断裂临界点并设计应急预案,将风险管理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

②在进阶层面,构建四阶递进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按照认知实习、技能实训、综合实践到顶岗实习的顺序,系统推进实践培养,明确各阶段的能力标准和考核要求,从而确保培养过程的连续性和层次性。创新设计反事实决策工作坊,在财务分析与决策等课程中选取经典商业案例,要求学生不仅复盘历史进程,还需分组论证不同会计政策、融资组合或业务策略对结果的影响。通过构建因果模型,引导学生探索商业决策的非线性路径,从而提升其因果推断和权变决策能力。

③在保障层面,完善双导师制和技术支撑体系。为每位学生配备校内学术导师和企业实务导师,建立校企导师联席会议制度,从而加强过程指导。依托智能财务仿真实验中心强化技术支撑,让学生在逼近真实的复杂技术环境中进行全流程操作与创新实践,有效弥合校园学习与职业场景之间的数字鸿沟。通过这些举措,推动实践教学从历史复盘向反事实推演、从技能操练向思维锤炼转变,助力学生完成从记账者向决策支持者的转型。

(四)生态系统:从“资源借用”到“价值共创”的多元主体协同

针对评价机制单一化和培养目标内卷化的双重困境,亟需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引入多维评价体系,在产教融合的框架下重塑人才标准,引导学生从单纯追求与机器比拼操作速度,转变为利用机器创造价值。

①建立制度化的协同育人治理机制,搭建促进战略对话与反思性审议的平台。联合地方财政部门、国资委、注册会计师协会及代表性企业,共同成立会计人才培养理事会。理事会负责研判行业人才需求趋势,审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职业能力标准,并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三方评价,从而将外部制度压力转化为内部变革的持续动力。

②共建共享高能级的协同创新平台,实现从资源

借用向价值共创的转变。探索共建智能会计现代产业学院,实行相对独立的管理和实体化运行,其核心特征表现为:资源混融,即校企双方共同投入资金、设备和课程;团队混编,组建由高校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构成的双栖型教学团队;过程共管,实施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就业的全流程联动;功能复合,将真实产业课题转化为教学案例库,致力于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社会培训于一体的创新枢纽。

③主动参与职业标准建设,实现从合规遵从向定义合规的跃迁。依托产教融合的战略联盟,联合行业组织与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或主导制定智能财务人才能力评价指引、业财融合岗位实践能力标准等团体标准。这一举措使高校从被动的标准执行者,转变为行业人才标准的共建者,为自身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④营造开放共享的学术与实践交流文化生态。定期举办会计创新前沿论坛、智能财务大赛等品牌活动,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横向课题研究,逐步构建起一个知识流动频繁的创新网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持续优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平台、标准共建与文化生态的四维联动,“校-政-行-企”多元主体真正形成利益交融、责任共担、价值共创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生态系统,不仅为会计人才培养提供丰沛的资源支撑与真实的实践场景,更重要的是为高校提供了一种“反身性”的制度能力,即能够在持续的内外对话中不断反思、调适与超越,最终实现从被动适应制度压力到主动引领专业变革的范式跃迁。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国家控制布点的政策背景,系统分析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重构的理论基础、能力要求、现实挑战及具体实施路径。通过“四位一体”的融合培养模式,结合价值塑造、数字技术赋能、管理能力提升和生态协同四个方面,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会计教育体系。

在国家控制布点政策背景下,会计教育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调整课程设置或更新教学设备上,而应深入思考“会计人才本质”的问题。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会计人才培养从“补充能力”到“重构能力”的范式转变。未来的新型

(下转第47页)